

心窗  
片羽

## 送别2022

◎小茹

前几日,朋友转给我一个视频,打开来听,是音乐制作人小柯创作的一首新歌《送别2022》。

“道个别吧,深一脚浅一脚的一年,让你哭笑不定的一年,悲喜重叠的一年。道个别吧,永记得永不想回的一年,让你闲忙无定的一年,疲惫不堪的一年。那突如其来的感动再见,再也不见,那矗立风中的冬天,那竭尽全力的日夜再见……”歌词共鸣了无数网友,很多人发出了弹幕:“太多悲伤,挥挥手别再来”“最伤感的一年”“铭心刻骨的劫难永不再有”“动容的文字音乐抚慰惶惶不安的人心”“这一年太难了,再也不见2022年”……

这首歌听得我也泪目了。因为彼时彼刻,我正躺在床上发着低烧,经历着新冠病毒的肆虐攻击。2022年,确实留下很多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。但我后来又仔细想了想,这一年也有值得回忆的地方,最重要的一点是,家人陪伴我的时间多了。前几年,孩子在国外留学,只有寒暑假才能看到。今年,因疫情之故,已学成归来找到工作的孩子很多时候都居家办公,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明显变得多了。彼此的沟通比往常任何一年都要多,我对他的爱好、口味、梦想乃至工作上遇到的困难,都比往年要了解得清晰透彻得多。老公也是。从前,一年中他起码有一半的时间在外地出差,今年也多了居家办公的机会,日夜相守,方才深深体会到亲人的珍贵。在上半年上海封控的非常时期里,有亲人为伴,抵消掉内心的惶惶不安,多出了笃定扎实的安全感。

2022年,也是我厨艺突飞猛进的一年。从前周一至周五工作日,我们都去婆婆家吃饭。双休日,老公掌勺,我基本十指不沾阳春水。封控两个月居家,给了我练习厨艺的机会。我不但学会了自制花卷、包子、饺子、烧卖等面食,还能像模像样烧出几个“硬菜”:豆豉蒸排骨、咖喱牛腩、罗宋汤等,让我体会到做菜的乐趣,也明白了爱的表达有千万种,“为君洗手做羹汤”也是一种爱的表达。

2022年,也是我完成读书目标最多的一年。封控在家使阅读时间多了出来,这一年,读完了一本达百万字的大部头《生活与命运》,亦读完了莎士比亚和契诃夫的戏剧全集,这在我已算突破性的,因为从前我根本没有耐心读完厚书,自然也就体会不到大部头书带给我的心灵震撼。

我想对行将逝去的2022年说,我不会忘记这一年带给我身体及心灵上的痛苦,但我亦会记得这一年中曾经发生过的美好的。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,有苦有甜,有悲有喜,才是真实的人生。让我们且行且珍惜,且行且珍重,祝福2023年顺遂如意。



希望

◎宋从勇

## 新年,约等于(外一首)

◎毛文文

新年跨步的入口处  
约等于旧年已关上的门

阳光明媚得有点眩目  
约等于雪花已铺天盖地

路两旁树干挂起红灯笼  
约等于绿灯来临,一切可前行

犹豫停下,悲伤停下  
约等于新年快乐已很鲜活

一个寡言人突然滔滔不绝

约等于新年第一天,写下春的序言

### 雪中的悬念

落叶和雪都很轻  
从失去鸟鸣的街角吹来  
铁栅栏在吮吸闪动的光点

许多年前你的信很轻  
从只隔着一座山的另一个村庄  
寄来一整个冬天的絮语  
雪下得深了,太多的问候

被山峰起伏和绵延

我无法触及一场雪的经历  
它许多的白只是命中  
一座山的白,一封信的白  
唏嘘的白。和后来  
隔了一条街,向冬天致敬的白

三十多年前的一场雪仗  
我掷在你脸上一个毛茸茸雪球  
却成了现在的一只口罩  
它的白,让我们擦肩而过  
都没认出来。眉毛上迷人的  
飞扬,已成一片废墟

紫琅  
诗会

## 偶往神户

◎苏杭书

嘉庐君:

展信平安。这两日从周也在病中,我暂时无事,只是回信推迟了很久。昨天上午,他似有好转,我终于能出门工作。神户市立中央图书馆的吉川幸次郎旧藏里,有一部陈尔士的《听松楼遗稿》,也是日本藏的唯一一部,一直想去看看。听说神户市图整个一月都休馆,便立刻收拾东西出门。提到关西,人们都要说京阪神都市圈,但神户距离京都其实有七八十公里,我迄今去过的次数寥寥可数。手机地图指示我先到京都站,再换JR新快速,然而行至芦屋,却说铁路沿线出现事故,可能要等很久。以前也跟你说过,电车事故——多数是自杀事故——在日本很常见。芦屋还有阪急线可以换乘,急忙步行过去,先由阪急线到三宫,再换地铁到大仓山,总算在下午两点左右抵达图书馆。

大仓山这个地名很引我留意,因为京都西郊岚山附近有小仓山,古来是红叶佳处,也是和歌时常歌咏的对象,即所谓的“歌枕”。镰仓时代的歌人藤原定家在小仓山庄整理百位歌人的和歌集,也就是《小仓百人一首》。而大仓山古称安养寺山,明治年间的财阀大仓喜八郎买下这片山头,后来就以他的姓氏为山冠名。现在大仓山一带修建成市民公园,图书馆就在附近。公园里有孙中山半身像,是1986年神户市第十代市长中

井一夫所立,碑文介绍说是“中国伟大的革命家”,“以自由、平等、博爱为信念”,旁边是1992年神户福建同乡会所立“黎明之灯”石碑,纪念1868年神户开港之际,华侨引进煤气灯,照亮了黎明时期的日本。此外还有桥本关雪的纪念碑,镌着“游于艺”的大字,另有长篇碑文述其生平,原来关雪父母都是神户市生人。我家近处有他的别墅白沙山庄,还有他从前建的洋楼,如今有一部分改成了西餐馆。

日本国公立图书馆面向市民的服务都很完善,贵重书也可以当场申请阅览,且允许自由拍照。吉川幸次郎是神户人,他去世后,部分藏书捐给京大文学部图书馆,即唐学斋旧藏(628册);更多捐给了神户市立中央图书馆,即“吉川文库”(约24000册)。馆员很快为我调出《听松楼遗稿》,共两册,卷首钤“唐学/斋”(白),董祐诚序后有钱仪吉附诗五题十首。之前看到“明清妇女著作”网站公开的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本并无钱仪吉附诗。而中大本有封面,篆题书名,吉川旧藏本则无封面。钱仪吉致弟泰吉书中曾说此本“有误,未改,故不欲多为流传”,但从此本现存状况来看,国图、上图、南图、中科院图书馆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、北大图书馆等处均有收藏,可见当初还是印刷了一定部数。黄山书社的《江南女性别集》初编曾收入《听松楼遗稿》,但未说明所用版本

是哪家图书馆收藏,标点亦略有讹误。近日,凤凰出版社的“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”第九辑的《钱仪吉日记书札辑存》中也收入了《听松楼遗稿》卷三陈尔士致钱仪吉家书部分,不知考订如何,打算年后网购一册。

看完书,搭阪急线匆匆返回京都。到四条河原町,天已黑了。因为从周抱恙,我们尚未买年货。顺路去高岛屋地下商场买了些蔬菜。点心铺到处都是长队,人们纷纷购买赠人的新年礼物。我也买了一盒本地人喜爱的阿闍梨饼,又转去餐具店。上个月在店里看到延兴寺窑的杯盘,朴素厚实,手感很好,说是鸟取地区的窑。虽然名字很古典,其实是1978年新开的窑。我在手里摩挲了很久,想买一对杯子,但又觉得不如先买一个,留个念想,如果很喜欢,下次再来凑齐。不过到店里发现,延兴寺窑的餐具已售罄,也不觉得遗憾,倒是觉得高兴,世上有人和我喜好相似。离开前挑了一只唐津烧的茶碗,釉色很美,说是用了朝鲜半岛的传统技术。唐津市在九州佐贺县,面朝玄界滩,自古与大陆、朝鲜半岛交流密切,有日本最古老的水稻耕种遗迹。一直想去九州地区旅行,不知这次春假能否成行。天又快黑了,信先写到这里,希望你收到时已康复,祝你一切都好。

松如

壬寅腊月初七

京都  
通信